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房龙 / 著
端木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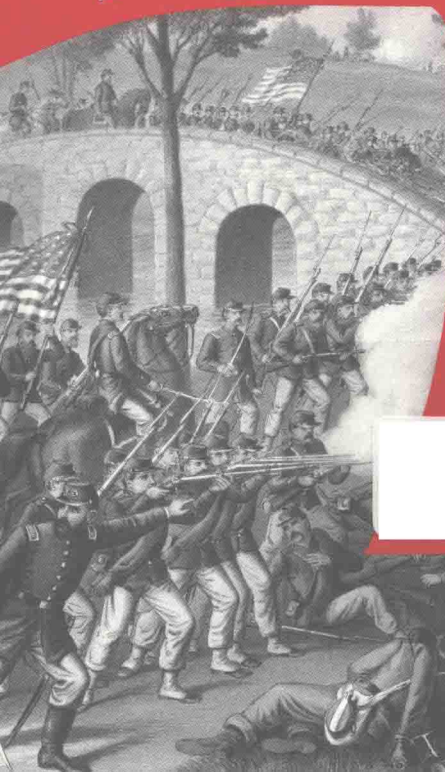


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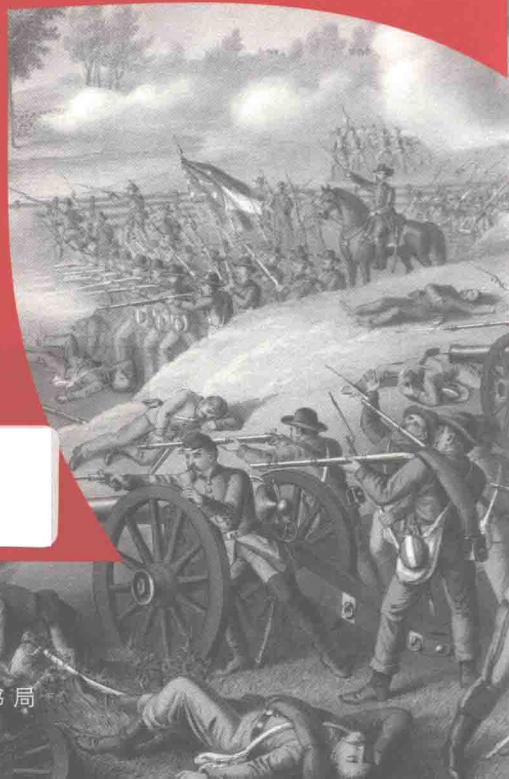
Tolerance

一部人类的不宽容史

容



与人文大师一起
探寻人类的救赎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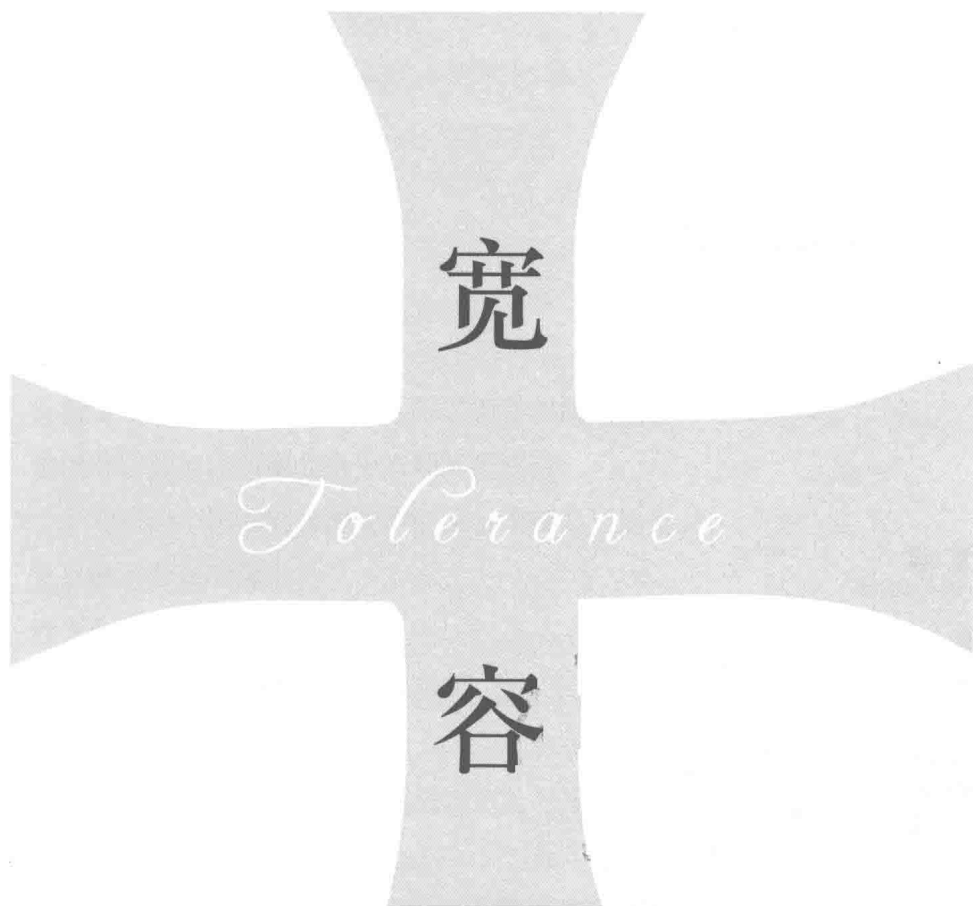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房龙 / 著

端木杉 /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宽容 / (美) 房龙著 ; 端木杉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6
ISBN 978-7-5699-1593-8

I. ①宽… II. ①房… ②端… III. ①思想史—世界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9238 号

宽 容

KUAN RONG

著 者 | 房 龙

译 者 | 端木杉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宋 春 龙凤鸣

装帧设计 | 飞鸟 · 李凡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晔 敬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1.25 字 数 | 27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593-8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安宁寂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永恒的山脉向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绵延横亘。

一条知识的小溪沿着幽深荒凉的山谷缓缓地流淌着。

它发源于昔日的荒山。

消失在未来的沼泽中。

小溪潺潺，不像江河那样水势浩大，波涛滚滚，但对于需求微小的村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

晚上，牲畜饮完水后，村民们把自家的木桶注满，然后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尽情地享受生活。

老人们被搀扶出来，他们在荫凉角落里度过了整个白天。对着一本神秘莫测的古书苦思冥想。

他们向儿孙们叨唠着古怪的字眼，可是孩子们却总是惦记着去玩耍那些从远方捎来的漂亮的石子。

这些古怪字眼的含意往往模糊不清。

然而，它们是一千年前由一个已不为人所知的部族写下的，因此神圣而不可亵渎。

在无知山谷里，只要是古老的东西都会受到尊重。谁要是胆敢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那些体面人的冷落和疏远。

所以，大家都和睦相处，山谷里一直保持着惯有的和平。

恐惧总是陪伴着人们——要是分享不到园子里收获的果实，又该怎么办呢？

深夜，在小镇的狭窄街巷里，人们低声讲述着含混模糊的往事，讲述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

这些人后来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另一些人曾试图攀登挡住太阳的巉岩峭壁。

但他们最后都陈尸石崖脚下，白骨累累。

岁月流逝，年复一年。

在安宁寂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空旷的原野一片漆黑，一个人正在缓缓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已经磨破。

脚上缠着破布，布上浸染着长途跋涉留下的血渍。

他跌跌撞撞来到附近一间草房，敲了敲门。

然后他就昏迷了过去。在摇曳的烛光里，他被抬上一张吊床。

天一亮，全村的人都已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叹息。因为他们早就清楚，结局肯定会是这样的。

对于敢于离开山脚的人，等待他的只有屈服和失败。

在村子的一个角落里，长老们摇着头，低声嘟囔着愤怒的词句。

他们并不是天性残忍，但律法毕竟是律法。他违背了长老的意愿，犯了弥天大罪。

他的伤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长老们也想对他仁慈，对他宽厚。

他们没有忘记他母亲的那双奇异闪亮的眸子，也回忆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失踪的悲剧。

不过，律法毕竟是律法，律法必须要遵守。

长老们将保证律法的执行。

他们把他带到集市场，人们默然无声地站在周围，心里满怀着敬畏。

由于饥饿和干渴，他的身体还很虚弱，长老们让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不准他讲话。

但他偏要说话。

他转过身，背对着长老。她的眼睛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着。寻找那些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吧，欢呼吧！我刚从山的那一边回来，我的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手感觉到了异族的抚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创世伊始，花园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的疆界就定下来了。

“只要我问疆界那边还有什么，大家就不住地摇头，默不作声。可我偏要刨根问底，寻个究竟。于是他们就把我带到那块岩石下，让我看那些敢于违抗神灵旨意的人留下的嶙嶙白骨。

“当我高喊‘一派谎言！神喜欢勇敢的人！’于是长老就过来了，向我宣读他们手中的圣书。他们说，神的旨意已经决定了天上和人间所有万物的命运。山谷是我们的，需要由我们掌管和固守；走兽飞禽、花朵和果实以及水中的鱼

虾，都归我们所有，依照我们的意志进行支配。但是大山是神的，对山那边的事物我们应该一无所知，这种神秘感要一直保持，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们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就像欺骗了你们一样。”

“山的那边有宽广无垠的牧场，有一望无际的青草，还有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那里有经过千百年的建设而成就的美轮美奂、光彩夺目的城市文明。

“我已经找到一条通往更美好的家园的道路，我已经看到更加幸福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头。跟我来吧，我带领你们奔向那里。神祇的笑容不只是在这儿，也在其他地方。”

他停了下来。人群里发出恐怖的叫声。

“亵渎，这是对神的亵渎。”守旧老人叫喊着。“亵渎神灵，罪不可恕。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居然敢嘲弄一千年前定下的律法。他该被处死！”

于是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

于是人们砸死了他。

他的尸体被扔到山崖脚下，杀一儆百，以此来警告那些胆敢质疑祖先智慧的大胆狂徒们。

没过多久，一场特大的旱灾降临到这个山谷。知识的小溪干涸了，牲畜因干渴而死去，庄稼在田野里枯萎。于是无知的山谷里饥声遍野。

然而，全知的长老们却不为所动。他们预言说，一切问题都会化解，一切都会转危为安，因为那些圣典里就是这样写的。

况且，长老们已经垂垂暮年，只要一点食物就足够了。

冬天来临了。

村庄里空荡荡的，人烟稀少。

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离开了人世。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山的那一边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但是律法却说，“不行！”

律法必须要遵守。

一天晚上，村子里爆发了叛乱。

因为看不到希望，那些由于恐惧而逆来顺受的人们终于鼓足了勇气。

全知的长老们发出自己的抗议。

他们被推到一旁，无人理睬。他们一肚子牢骚，嘴里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对小辈们的忘恩负义心怀怨愤。可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子时，他们拦住了车夫，好歹让他把他们带走。

就这样，迈向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这时，距离那个漫游者回来的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所以要找到他当年走过的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成千上万的人死了，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才找到第一座用石子堆起的路标。

此后，旅程中的磨难少了一些。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经在丛林和无际的荒野中用火烧出了一条路径。

沿着这条小路，人们找到了新的绿色牧场。

大家相视无言。

“原来他说的是对的，”人们说道，“他对了，长老们错了。”

“他讲的是真话，长老们在撒谎……”

“他的尸首还在山崖下腐烂，长老们却坐在我们的车里，唱那些老掉牙

的歌。

“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杀死了他。”

“对这件事我们的确感到愧疚，不过，假如当时我们知道真相的话，当然就……”

他们解下马和牛的套具，把奶牛和山羊赶进草原放牧；他们为自己建造起房屋，开垦了耕地。从次以后，人们又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几年后，人们为智慧老人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纪念馆，并决定把那位勇敢先驱者的遗骨移葬在里面。

大队人马满怀庄严肃穆的情感，浩浩荡荡回到了早已荒无人烟的山谷。但是，当他们来到先驱者原先留下尸骨的山脚下时，这里却是空空如也。先驱者的尸骨踪迹皆无。

饥饿的豺狗早已把尸骨拖入自己的洞穴。

于是，人们把一块石头放在先驱者踏出的小径的尽头（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宽广的大道），石头上刻着这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先驱者的名字。是他把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的生活。

石上还写明，它是由前来感恩朝礼的后代所建。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希望将来不再发生。

序 言	001
第 一 章 无知的暴政	001
第 二 章 希腊人	010
第 三 章 禁锢的开始	044
第 四 章 上帝的晨光	053
第 五 章 囚禁	071
第 六 章 生活之纯	080
第 七 章 宗教裁判所	089
第 八 章 艰难的求知	103
第 九 章 向印刷文字开战	113
第 十 章 历史写作的普遍性与本书的特殊性	120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24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32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43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56
第十五章 旧世界的新招牌	166

CONTENTS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184
第十七章	索兹尼家族	195
第十八章	蒙田	204
第十九章	阿米尼乌斯	211
第二十章	布鲁诺	220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226
第二十二章	新的天国	238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249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253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256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272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279
第二十八章	莱辛	288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300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305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311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①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位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无所知，认为读书无用。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制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信徒侵入尼罗河谷之后，这座庙宇香火不断，已有数百年了。

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个地方就是朝拜伊西斯^②的圣地。不知什么原因，当供奉着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的庙宇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庙灵光不灭，得以保存。直到公元六世纪，这里成为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仍然通行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① 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完成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发动战争向西扩张。

② 伊西斯，埃及神话中掌管生育的女神。

可是现在，因为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皇帝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庙里的神像和绘画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文字专家被投入监牢。当他们中最后一个人饥寒交迫中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便成为一门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真的太可惜了。

假如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做得不那么决绝，把些许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历史学家的工作将会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①的天才），但要真正理解这些符号的内在含义，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古代社会的其他国家民族中，这类事情太多了。

那些蓄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刻满宗教经文的印刷用的泥板。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神灵的忠言？”他们不断祈求神灵的庇护，他们竭力诠释神灵的法则，把神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可是，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些神灵的呢？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凶狠的刽子手，对他们的邻人施以残酷的惩罚，只因稍微疏忽了一些宗教礼节，而这些宗教礼节在今天已无人在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②，在西奈的沙漠上挖掘，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

① 商博良（1790—1832），法国人，研究古埃及的学者，是第一个揭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人。

② 尼尼微，亚述古城，在底格里斯河畔。

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突然，纯粹是偶然的机缘，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我们随时都可以登堂入室。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德^①或孟菲斯^②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神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和那些他们乐于称之为“野蛮人”的人打上了交道。

他们的接触并不愉快。

这些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真实用心，挥舞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短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肮脏懒惰的废物，他们信奉鳄鱼和枯死的树枝，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随后就迎来了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话题，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不幸地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是真正能体现人类各种美德的人，而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制度已经将人类的这些美德剥夺殆尽。

① 阿卡德，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市。

② 孟菲斯，古代埃及城市。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考察领域里，我们知道的更多了。

要研究原始人，我们可以研究被高度驯化的动物，其实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

多数情况下，我们付出的辛劳总能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上的早期原始社会；对野蛮人研究得越透彻，我们就越能了解人类很多怪异的本性；而如今这些本性却深深地隐藏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礼仪和习惯所构建的一层薄薄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虽不能让我们足够自豪，但我们了解了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的恶劣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足够使我们以新的勇气来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收获，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探讨“宽容”的书。

不过，宽容是个很宽泛的命题。

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的思维和行文，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一旦跑题，天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来。

因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来诠释我所理解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一切的定义都难免武断。既然如此，不妨借助于权威典籍，因为其权威性已被大多数说这种语言的人接受了，而且这本权威典籍也是用这种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容

忍和接受。”

对宽容一词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诠释，不过就本书而言，将以《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准。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明确的准则之后，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这个话题上来，让我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几声简单的嘟囔。一开始，原始人拥有一定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这种自由才丧失了。

近50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他们在中非、北极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却和人们以前的认识截然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这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原始人的形象相差甚远。人们通常把原始人想象成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这些显然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事情怎么可能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书。

但是唯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

人类，这个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防御能力最弱的种群，为什么能够在小至微生物细菌，大至乳齿象等众多生物中存活下来？又为什么能够抵御冰雪严寒和灼热酷夏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

当时的人，为了获得成功，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合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主宰并贯穿整个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念——生存压倒一切。

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因此，所有其他的欲望都得服从于这一至高无上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要。部落成为一个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为己谋利。只有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威胁，才能获得安全。

但是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

我所说的只适用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初期，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假如我坐在了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为自己的粗心与疏忽懊恼不已，我会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儿子赶快清除那些毒藤。辨明因果关系的这种能力让我意识到：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开止痛止痒的药，清除毒藤可以避免这类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灵，死去的邻居变成了幽灵，他们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一步不离地陪伴着活着的人。他们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他看守大门。如何保证与他们须臾不离，并获得他们的友谊，这些是活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些，马上就会遭到惩罚。由于他无法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所有的神灵和幽灵，便总是处于恐惧之中，担心神灵对他进行报复，将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野蛮人把一切异常的事情都看作是看不见的神灵在操控，而不是归